



『外卖诗人』王计兵在武汉分享生活给了多少风雪，就会遇见多少春天



活动现场。(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韩晓玲 摄)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韩晓玲 通讯员 李诗苑

7月15日，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。江苏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之一，凭借诗集《低处飞行》获得诗歌奖。这位当过挖沙人、建筑工人、小商贩、拾荒者、外卖骑手等的文学爱好者与写作者，捧回了国家级文学大奖，由此引起广泛关注。四周既有赞誉和鼓励，也有议论与质疑，而他表示自己仍是一名文学爱好者，会在真实生活中继续写作。

此前的初夏时节，王计兵曾走进湖北省外文书店，与武汉读者面对面讲述骑行路上的创作历程，分享诗歌背后的烟火故事。他朴实而动情地说：“我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是苦的。假设生活是苦的，文学是我命里的一颗糖，依然能让我感到快乐。”

自己的生活里没有“熬”这个字

王计兵是奔波于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，也是扎根烟火、笔耕不辍的诗人。他骑行超16万公里，利用送外卖间隙创作大量诗歌，2022年因一首写外卖员的小诗在网上意外走红。他先后出版《赶时间的人》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》《低处飞行》《手持人间一束光》等诗集，用文字为普通劳动者发声，让诗意照亮平凡生活。

初夏在湖北省外文书店举办的“向光而行，不负人间”阅读与写作分享会上，王计兵朗读了《手持人间一束光》诗集中的部分作品，深情怀念过世的父母，与读者分享诗歌创作背后的情感触动与人生感悟，传递“于低处飞行、以热爱发光”的生活哲学。

“我在砖厂打了7年工，在码头和铁路上干过装卸工，更多的时间是在街头做力工——拉沙子、搬上楼，给水电站送水。我有一个笔名叫‘拾荒’，是我落魄时的写照。”王计兵说，送外卖是他所经历的所有工作中最轻松的一份。

他回忆，以前在火车站给货车卸铁时，每一块铁的重量是50斤，得从有一定高度的窗口推出来，每次要用匀力，还要抱稳这块铁。做力工时，大多数干的活是帮人把装修材料运上楼，或者给水电站送水。他最落魄的时候，还曾经在街头翻过垃圾桶、捡过废品，笔名“拾荒”便是由此而来。

王计兵告诉武汉读者：“我这样一路走来，当我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，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活得这么自在。我骑着车子在街上跑来跑去，还能赚钱养家。所以我一直非常珍惜这份工作，直到今天我依然很珍惜。”

年轻时就热爱文学的王计兵，近40年里一直尝试写作。这些年，即使在送外卖的间隙，他也会写下一句句带着烟火气的诗句。

“从空气里赶出风，从风里赶出刀子，从骨头里赶出火，从火里赶出火，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，只有一站和下一站……”王计兵写于2019年冬天的小诗《赶时间的人》，2022年7月被转发至网络后，点击量迅速突破2000万。他的诗歌持续引发关注，他也因此被称为“外卖诗人”。

尽管在别人眼里，自己一路走来经历了不少艰辛，58岁的王计兵却乐观地对武汉读者说，自己的生活里没有“熬”这个字，每天都活得非常快乐，文学更是生命里的一颗糖。“快乐是自己找出来的，不是别人赐给你的。”

穿着父亲生前的衬衫去海口领奖

王计兵的诗歌里，有外卖路上的风吹雨淋，有生活中的酸甜苦辣。他描写着自己如何“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”，也思念着前几年相继离世的父母。

分享会上，一位女读者捧起诗集《手持人

间一束光》，饱含情感，朗诵了其中的一首小诗《母亲的身高》。这是一首记录母爱与遗憾的诗歌，王计兵通过回忆母亲小时候背着自己赶路、割麦子时低于麦草、拉车时接近路面、从教室的窗口露出一颗头颅和半个肩膀，以及中风后“再也没有站直过”等生活场景，自己居然一生不知道“母亲究竟有多高”，来表达对母亲深沉的怀念与愧疚。

王计兵现场朗读了写给父亲的小诗《衬衫》。诗中写道，他保留了一件已故父亲的衬衫，时不时穿上一次，有时去旅游，有时外出参加一些活动，“这件衬衫以前没有经历过这些”。

王计兵哽咽地讲述，父亲去世后，他把这件衬衫悄悄带回昆山。从那之后，自己心里就多了一个依靠。想父亲的时候，就把衬衫用衣架挂在阳台上，每当风吹动衣服，就会让他仿佛感觉到生命的存在。前几年去海口领一个诗歌奖时，自己特地穿上了父亲生前的这件衬衫，因为想带着父亲去看看没去过的远方。

全场读者为之动容，报以热烈掌声。

分享会上，与王计兵对话的一位文学编辑认为，这些年提倡新大众文艺，最大的意义是鼓励每个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去书写。王计兵的很多作品就是来自他的生活，反映他与生活的和解，这种书写能牵动更多普通人的心。

一首首朴素的诗歌，折射着平凡生活中的坚守与热爱，让读者们感受人间温暖、汲取前行力量。一名“90后”读者说，王计兵的诗歌源于烟火、贴近生活，文字质朴却充满力量，让自己更加懂得在日常中发现诗意、珍惜美好，“人世间的事物总是那么柔软”。

人活着就要有一种精神，你会活得特别有劲

走红之后，王计兵的生活有了巨大变化，不时参加各种活动，接受采访和约稿。2025年除夕夜，他登上央视蛇年春晚舞台，为王菲所唱歌曲《世界赠予我的》报幕。他朴实而满含诗意地说：“我觉得这个世界太美好了，生命让我们来到了这个人间，就是要我们来爱的。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，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！”今年，他获得了“江苏省劳动模范”荣誉称号。

王计兵与武汉读者谈起，这几年写作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经济收入使他已经不必送外卖，但是平常只要有时间，自己还是一名外卖员。他说，自己喜欢这种“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”踏踏实实的生活，也把送外卖当作一种健身方式。

王计兵感慨地对读者们说：“人只要活着，就要有一种精神。这种精神可能会对你的人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你会活得特别有劲。”

王计兵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集《低处飞行》，聚焦外卖小哥群体。“谁说展翅就要高飞，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，也有风声如鸟鸣，有车轮如流星……”他希望读完这本诗集的人，能多理解外卖小哥的不易，多一份包容。

对于王计兵的获奖，虽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，但不少人认为，本届鲁迅文学奖中对新大众文艺创作的重视，让微光也能被看见，在文学夜空里描绘出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。

一名网友在网络上写下《低处飞行》读后感：“正在打拼赶路的人看了，能获得鼓励；平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人读完，也会懂得珍惜当下；遇到快递员这类普通劳动者，也会多一份体谅和尊重。”

“我们的作品之所以会被普通读者热爱，正是因为我们书写的是‘低处飞行’的生活。”王计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给了普通写作者一个跳板，让扎根生活、来自基层的文字能被看见，也希望他的经历能鼓励更多普通人勇敢地书写自己的生活。

在算法与乡愁之间 女外卖骑手的非虚构创作



□ 王世全

众人往往只看见系统界面上跳动的倒计时，却看不见头盔下那张疲惫的脸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《跑外卖：一个女骑手的世界》，将目光对准外卖车手这一熟悉却又陌生的群体，尤其聚焦女性骑手的职业与生活。作者王晚，本名王晓波，1991年生于山东聊城。她不是专职作家，而是一名真正投身外卖行业的女性骑手。19岁辍学北漂，做过餐饮服务员、电话销售、保洁主管等17份工作，最终在2024年春天，她跨上了电动车。

这本书不是旁观者的采风笔记，而是一个亲历者的生存手记。全书没有刻意的情节编排，以配送日常为线索，串联起一个个真实的片段：接单、取餐、送餐，穿梭在拥堵的车流中，应对不同顾客的需求，在恶劣天气中奔波。开篇第一单汉堡，敲门后男人上下打量她的眼神，已经预示了这条路的不寻常。

王晚的文字有一种粗粝的真实感，不矫情，不苦情，甚至带着几分自嘲和幽默。她写夏天跑单，汗被胸带压住的地方痒得不行，索性脱了胸罩塞进餐箱，只能含胸或假装滑手机来遮掩。她写雨天送餐，雨衣穿也不是脱也不是，浑身刺挠，整个侧面布满小红疙瘩。她写来月经时跑外卖——“进到子宫和肠胃里的风，进去了就很难出来，好像跟血液、器官紧紧地裹挟在一起”——量不大时干脆不戴，“宁可脏着，也不愿意那么难受”。这些细节，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永远写不出来的。它们像贴身内衣里的玻璃纤维，难以说尽，不登大雅，却无时无刻不让人难受。

正如一位读者所言，她让我们看见女骑手那些“细微的不适”——它们构成了女性劳动者在高度男性化行业中的额外困境：换电池时够不着架子，憋尿绕行三公里找不到厕所，深夜送餐要提防安全。

但王晚并不渲染悲情。她说，跑外卖后越来越忽视性别，“不停地干活，成了韧性超强的外卖人”。她发明了自己的“三单闭环法”，研究热力图的颜色深浅，学会与保安斗智斗勇、和交警周旋。最高峰时月送900单，日行两百多公里，月入过万——“这是我从业以来赚到最多的钱。”

书中最动人的，是她始终保留着双重视角：既是亲历者，又是观察者。她的笔下有两个世界：一个是算法里的世界——北京昌平区沙河镇的于辛庄村，城中村与大型商场之间的穿梭，是底层人融入不了却又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；一个是山东老家的人情世界——直播创业失败的一个弟，曾是学霸如今摆摊的高中同学、被家暴的婶子、读了很多书却陷入家庭琐事的表姐，以及一生操持、沉默坚韧的母亲。

她被困在这两个世界的夹缝中：“就像夹在城市和乡村缝隙里的果子，无论在哪里长都会变形。”在乡村格格不入，在城市难以扎根。这种悬浮感，映照出整整一代流动人口的归属困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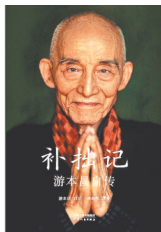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正是在这种困境中，跑外卖给了她一种意外的安全感。“尽管时间支离破碎，身体日渐磨损，我却感到安心，因为有那么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，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。”这句话，是全书的精神锚点。

书的结尾，她写下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——“我的时间和身体可以支离破碎，但自我必须完整。”于是她不再一味想着接更多的单，开始慢下来，留出时间写作。《跑外卖》这本书出版后四个月加印四次，豆瓣评分8.2，入选年度社会纪实图书榜单。

有人问她，坐办公室和跑外卖哪个更自由？她说：“我坐办公室时，望出去的天空是一块块的，被切割的；当我跑外卖的时候，我一抬头，就拥有了一整片天空。”这是一个写作者才能说出的句子，也是女性才有的对生活“细枝末节”的感受。

这本书的价值，不在于它写了什么宏大的东西，而在于它用未经修饰的粗粝语言，承载着被算法折叠的生命褶皱。当社会习惯用“困在系统里”定义骑手时，王晚让我们看见：人永远在系统之外呼吸，在订单间隙辨认路边的野花，在辱骂之后仍记得填平路上的一个坑。

这不只是一本关于外卖骑手的书，更是一代城乡夹缝中的人写给自己的精神档案。她用磨损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，为那些同样在奔跑中寻求自我完整的人，也为我——每一个在不确定性的时代里试图把握一点掌控感的普通人。



《补拙记：游本昌自传》

作者：游本昌
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品：果麦文化

表演艺术家游本昌官方自传。“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，也是个稀里糊涂的丈夫、父亲。”

从79个龙套角色的默默坚守，到52岁凭“济公”一夜成名，再到年近90以《繁花》“爷叔”再度绽放，这本书记录了一位老艺术家至今九十余年的艺术人生。

在舞台上，他是戏痴，信奉“活到老、学到老、改到老”；在生活中，他却自认“太不懂人、太不懂生活”，对家人心怀亏欠。

《繁花》之后，他踌躇满志，却突患重病昏迷ICU。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后，他重新审视一生，决定用余生弥补亏欠家人的一切。

半生磨戏，一世修心。

“补拙”二字，正是他对这一生的回答。



《嬢嬢勇猛》

作者：施洪丽
上海人民出版社
出品方：世纪文景

48岁这年，施洪丽的人生跌入谷底：双亲年迈、丈夫久病、女儿婚恋不顺，自己一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又被查出身患癌症。

患病后，她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学梦想，反而在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中，写下了这本《嬢嬢勇猛》。

她离开北京，回乡治病，一路向西。狼烟辗转中，一幕幕江湖往事悉数浮现，更有形形色色的众生奔来眼底：居住在北京皮村的流莺和首富、火车站的流浪儿童、经历不幸婚姻的女性、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病友、驾校司机的悲喜人生、乡下人的生老病死……滚滚尘世，麻辣鲜香，这是一个四川大姐的硬核反击，一个中年女人的浴火重生。



《永结无情游》

作者：周嘉宁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故事始于九十年代一场未能落地的教育实验，李明枝、陈陆、叙述者“我”与老师张继海，就此缔结了一段绵长羁绊。后来李明枝悄然离去，众人的情谊也在岁月里慢慢消散。

时至2025年，早已消磨掉人生抱负的张继海因与学生产生纠纷遭到校方停职调查。为伸出援手，四散的旧友再度重逢，在现实的拉扯里修补记忆的缺口。

小说用李白的著名诗句作为小说名字，蕴含深意。作品深入探索“友谊”这一主题投射在人们心中的光芒与阴影，关系只有在衰退中才会呈现出更多复杂而脆弱的色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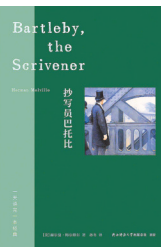
《活着，还活着呢！》

作者：[英]戴安娜·阿西尔
译者：曾嵘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本书出版于2015年，正值戴安娜·阿西尔98岁生日前夕，由十篇散文和一首小诗集结而成。便携精装小开本，封面上印着阿西尔在养老院房间独坐场景画——戴着老花镜读报，身旁的植物在发芽——活着这件事，还在继续发生。

她以温暖、幽默又不失锋利的坦诚，追忆漫长人生的闪亮碎片，也分享老年生活的真实心境。幸运的一生，既需要上天的眷顾，也需要过人的胸怀与智慧：在戴安娜的回忆中，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自有其喜悦与丰盈。因此，她饶有兴味地写下这本小书，向大家作出一份来自98岁老人的、关于“活着”的报告。

这本书给了一个新视角，阿西尔的生命力，恰如她说，不是占有欲，允许和接受来来回回的流失，也是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吧。



《抄写员巴托比》

作者：[美] 赫尔曼·梅尔维尔
译者：孙冬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他是华尔街上一名安静的抄写员。他不吵闹，不争辩，只在被要求时轻声说一句“我宁愿不”。

后来，他拒绝抄写、拒绝对话、拒绝离开。他办公桌旁的窗外是一堵高墙，他就这样对着墙发呆，缓缓退入沉默。

他叫巴托比，他的拒绝是现代社会中每个疲惫灵魂的回声，也是一则关于孤独、对抗与自由意志的深刻寓言。

有人说这本书是卡夫卡式荒诞派文学的经典先声。同时这本书也是《白鲸》作者赫尔曼·梅尔维尔的中篇小说代表作。

